

礎上又有靈活身段，而且有超出常人的臨場機變。記得在中央民族大學他主持漢藏語研究項目的開題會，本來會議進行得很順利，但在自由討論環節，一個著名教授突然提出一個建議，他認為漢藏語系的理論基礎是李方桂先生提出的漢藏、苗瑤、侗台三大語族假說，但其中的侗台與漢藏、苗瑤是否有親緣關係，學術界意見分歧非常大，這個項目如果要做好，首先應該在理論上闡明侗台語與漢藏、苗瑤是否有親緣關係，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這個項目可能就做不好。這個觀點看上去很有邏輯性，用意也是很好的，提出來之後立即引起會場熱議。

我當時很是擔心，因為這個問題一時之間肯定是無法取得理論突破並在學術界取得共識的，沒有共識就意味著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問題不解決就會對項目進展產生重大影響。丁先生在會議總結時直接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先感謝這個教授指出了這一點，很重要，他說，如果在項目執行之前就在理論上討論清楚侗台語族與漢藏、苗瑤是否有親緣關係，當然是最理想的，但現在之所以提出這個項目，就是因為漢藏語系存在重大學術分歧，侗台語族與漢藏、苗瑤的關係可以在項目執行的過程中根據新的調查材料，新的語言事實來分析，來處理，不必首先強迫大家在項目開展之前就認同這個觀點。十分輕鬆自然的化解了這個看似無解的難題，令人心悅誠服。

丁先生對待師母也令我們感歎不已。他和師母攜手同來，並肩而坐，席間他會把師母喜歡吃的菜揀到師母的碗裡。用完餐，和大家打過招呼，他就把手臂伸給師母，於是二人相扶而去。看得出來，這是他們夫妻幾十年來相濡以沫，互敬互愛的規範動作和日常生活——寫到這裡心中不覺大痛。我想到了師母。

上帝收回了那雙支撐了她幾十年的手臂，期待師母能挺過去，走出來，適應新的生活。

追思丁邦新老師

吳瑞文

2023/2/21

2023年1月31日早上，李方桂學會會長余靄芹老師轉寄「丁公走了」這封電郵，告知丁邦新老師在美國與世長辭的消息。一時如晴天霹靂，既驚且慟！

從師承輩分來說，丁老師是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楊秀芳老師的老師，因此是我的太老師，我是再傳弟子。在學習過程中，常常讀到聽到丁老師的名字以及所提出的學說，但沒有機會親聆教益。猶記得第一次親眼見到傳說中的丁老師是在2000年6月底由中央研究院舉辦的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上。丁老師在會上以〈漢語音韻史上有待解決的問題〉為題發表演講，證據明確，論點清晰，論辯時言詞犀利但態度平和，對正面與反面的看法都予充分重視，令我印象深刻。

2005年秋，丁邦新老師應邀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開設「中國音韻學專題討論」課程。這是門四學分的課，在週一跟週四下午分別上2個小時。前此，也就是同年春天，我的博士論文初審口試未獲通過。這在求學過程中是非常重大的挫折，畢業時程也就延後了。幸運的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得以在秋天一邊修改論文，一邊旁聽丁老師的課。提出第二次初審時得

以順利通過，到了年底提出博士論文正式口試，由丁老師擔任口試委員會委員及主席（所謂「座師」）。我的博士論文探討吳閩方言關係，這是漢語方言學界的重要課題，丁老師乃是這個現象最早的發現者及提出歷史性解釋的先行者。我的博士論文無疑地是在丁老師的基礎上往前走。口試之間得到丁老師在內容及書寫上各方面的建設性意見，同時更諄諄期勉，鼓勵我持續發掘更深更廣的議題。丁老師當時提出的問題及建議，成為我往後在學術工作上的重要指導方針。2005 年 12 月 29 日的口試，於今思之猶如昨天。

2006 年春，我畢業後開始找工作。承蒙丁老師不棄，為我給不同單位寫了推薦函。2007 年夏，我進入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任職，之後每逢研究院兩年一次的院士會議，便有機會跟丁老師見面，請益學術。除了院士會議之外，記得 2015 年 4 月，有次在院內活動中心偶然遇見了丁老師，我顯露出驚訝的神情，丁老師帶著微笑以宏亮的聲音說：「我被選為本院評議員，對研究院有責任，能出席當然就出席，將來你也有機會擔任院內各種委員會，也得認真開會。」丁老師以身教教人，益可見對晚輩的殷殷期盼。

2016 年夏天，丁老師跟丁師母在臺灣大學藝文中心雅頌坊舉辦畫展，丁師母生動細膩的畫搭配丁老師情真意切的詩，充滿閒思逸趣，令人神往。2018 年夏天，研究院召開院士會議，又有第二屆李方桂青年學者研討會，兩個會議丁老師都全程參與，與同輩後進談話論學，精神飽滿，中氣沛然。

2020 年伊始新冠疫情爆發，院士會議延後兩年，並於 2022 年改以遠距方式進行。本來還待疫情平息後與丁老師見面，沒想到 2018 年竟是得以親炙丁老師的最後時光。回首前塵，往事歷歷，丁老師明快睿智的言語縈繞耳際，親切溫厚的笑容彷彿眼前。在學術與人品上，丁老師都是永遠的典範。

Élégie

Guillaume Jacques

Professor Ting Pang-Hsin was kind towards younger scholars and courteous with his pairs, eager to resolve conflicts and to appease egos. Despite his stature as a major scholar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he remained humble and open to criticism, and defended his views on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Tai without refusing discussion and repressing alternative views. The last of Li Fang-Kuei's direct disciples, he nurtured a generation of researchers, and furthere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ield in both Northern America and East Asia.